



今年是八二三砲戰65週年。對金門人而言，自民政府遷台以來，金門承受了無數烽火；從古寧頭戰役開始，九三砲戰，以至1958年的「八二三砲戰」，滿目瘡痍的景象，軍民與親人傷亡的悲痛，是長留在金門人心裡無法抹滅的傷痕。作為反共最前線的戰地，軍管時期一片肅殺氛圍，戰地政務的實施，係以戰地經營為主，社會基本建設大都處於遲緩狀態。

「八二三砲戰」烽火連天44晝夜，之後的「單打雙

不打」持續了21年之久，金門人所受的苦難外人難以想像，如果要說對「和平」的期盼，沒有經過戰火洗禮的台灣民眾無法體會。尤其是民進黨執政期間，幾大戰役的週年，不是被忽視、遺忘或輕蔑對待，要不是看他們的政治目的而被「紀念」起來；例如，八二三砲戰60週年時，不但蔡英文和府院高層全部缺席紀念大會和公祭儀式，時任民進黨副秘書長徐佳青更在電視政論節目中表示，「八二三是共產黨在跟國民黨打仗，並不是民進黨在打仗，這樣子的紀念有意義嗎？」金門鄉親應該記憶猶新。

2024總統大選煙硝起，八二三砲戰週年再度受到矚目，各政黨紛紛標舉出「和平」的訴求，趁勢來蹭選舉熱度。所以，蔡英文、侯友宜、郭台銘，都不約而同的到金門來致意。蔡英文與侯友宜同框，出席「八二三戰役勝利65週年紀念活動」；郭台銘說要成立「金門和平倡議基金會」，推動兩岸文化交流；而賴清德、柯文哲雖未親自前來，也都針對「和平議題」發

表談話。讓八二三砲戰65週年的紀念活動成為總統選舉的政治秀場，看在金門人眼裡，是「司馬昭之心」，自然「路人皆知」是為了2024我們手中的那一票，且有冷暖在心頭的不同感受。

這次總統大選，原本侯、賴、柯三強鼎立態勢，卻歹戲拖棚，5月17日表示「將信守承諾會盡最大努力支持侯市長勝選」的郭台銘，積極鋪排個人自行參選之路，錢進佈署，收編了國民黨少數地方勢力與體質稍弱的「小雞」，致藍營難以整合。果不其然，郭台銘8月28日宣布將以連署方式，投入總統大選，等於把4年前的戲碼再演一次。如果他連署過關，執意參選，對藍白陣營都是種凌遲，那麼總統大選的「三腳督」就變「四腳督」，將使在野力量的整合增添變數，讓賴清德的優勢更為明顯，是否意味著郭台銘參選，形同保送賴清德上壘？

郭台銘說，要投入2000萬美元成立「金門和平倡議基金會」，要推動創設「兩岸和平協商辦公室」，負

起民間文化總會責任，重建兩岸文化交流關係。郭董豪氣干雲，令人敬佩；惟成立基金會不是「空嘴薄舌」的宣示，而是要「劍及履及」誠意十足的拿出行動，要有組織章程，闡明設置目的與宗旨，立即提撥資金，指定基金會管理人，運用的範圍等等；同時，蒐整資料，對曾在金門歷次戰役參戰官兵及遺族眷屬發放慰問金致敬，打響創立基金會的第一炮，必能贏得掌聲；否則，如果只是他參選總統的政見，極有可能變成「芭樂票」。

再者，郭台銘以連署方式作為投入總統大選的起手式，離登記參選尚有兩個月餘，容或還有轉圜餘地。郭董宜認真的思考，是否受身邊挺郭人士報喜不報憂的影響，以及對他是否會有金錢萬能及操弄金權政治遊戲的疑慮。因此，郭台銘如果能盱衡形勢，體察真正的民意，放下「我就是要當總統，你們都得讓我。」捨我其誰的執念與霸氣，進而站在整合在野力量關鍵人物的高度，以他的影響力，促成藍白陣營合作成局，將是「下架民進黨」的壹等功臣，否則，在野聯盟破局，目送民進黨繼續執政，則中華民國危矣。

八二三的和平議題，所有競逐大位者必須站在金門人的立場及全民的利益加以考量。誰能為兩岸帶來真正的和平，選民必須理性分辨，審慎抉擇。

歐厝外灘戰車猜想

◎夏婉雲

走一段長長沙灘，離歐厝群落越來越遠，此時海水退去，遠遠一隻褐黑指頭指向晴空。沒多久，斜躺沙灘的戰車如鬼魅般的出現，露出右側翹起的複雜輪帶，長長的砲管像巨篆，以六十度角指天，歲月和海鹽則沾滿它的身體，藤壺和蚵殼等潮間帶生物沿著一箇鐵鏽長管生長，車身斜倚，像摔倒的老人，更像死後仍被日夜凌遲的身軀，起不了身的斜卧在沙灘；讓人看著像一段鐵與血的歷史，下場諷刺更刺人。

這是一輛幾十年來不斷出現在報章媒體的朽壞戰爭遺物，如今成了網紅乃至空姐集體拍照留影的背景。連帶歐厝和海灘前那一排軌條砲，也成了金門奇異的景點。海潮來時，如神祕的潛艇露出一小截上半身；潮水退去，遊客站到它身上，舞動身軀，成爲一幅奇景。

無數浪花撞擊白沙灘和車身，開了又謝。一輛滿身鐵鏽的坦克，隨潮水漲落，忽高忽低，似沉睡在沙地中海中；隨著潮汐，履帶越陷越深，只有砲管高高揚起，像永不言退的受傷戰士、或是死而不倒的英雄？向我們訴說沉靜的海岸，曾經飽受戰火蹂躪的過往與證據，即使它離烽火年代有段距離，它仍是那時殘留的未完結篇，小數點後的小數點。

二戰時它是M18地獄貓戰車，沒有人弄得清楚它的履帶輾過哪個戰役或土地，噴射出過多少枚狂怒的砲彈、遭受過多少炮火襲擊。只知1990年代拖入沙灘後深陷於此，被當成靶車－當射擊訓練之標靶；讓人憶起古時的凌遲酷刑，一刀刀割割身上的肌膚。訓練任務結束後，哪裡也去不了，就一直留在這裡。特別的是，

能看到這台戰車的半貌，一天只有兩次機會。因爲漲潮海水會淹沒了它，退潮時，戰車才會露出水面。來看戰車前，還要先查好潮汐，它像是過氣的演員，瀕臨老態，偶露老臉，再演一齣戰爭的殘酷、無情。

此時一群遠離戰爭的年輕人在海灘上吹著海風，嗅不到煙硝、看不到戰火的一代；在坦克的背脊又叫又跳，像是一個嘉年華會裡的道具。要不是有些濕滑和充滿貝殼，他們幾乎就要爬上砲管，舉臂歡呼。

戰車只剩一堆廢鐵，一如它後排的軌條砲，不宜觸碰；卻任誰皆可親炙，又不可無限制地把玩。這真像離我們不遠的戰爭；一台戰車像崩毀的老人，一邊還受著凌遲；海水溢來，帶著浪聲好像反覆訴說著自己的傷痛與過往，抑或傷痛現今人們的無知無惑？

所有二戰或參加金門砲戰或古寧頭的戰士、或老婦們率皆如此。他們像拋錨的戰車、像失能的砲管，像滿身創傷的陷在沙灘上，無法抽離、無法移動，任海水浸泡、任年輕的孩子們在身上跳躍、歡呼。

逢年過節，去探訪親族長輩中僅存的幾位——九十五、六歲的老者，都就有這種不忍其離去的感喟。他們就這樣靜悄悄，孤單傾斜在躺椅裡，任由時間的海水侵蝕、拍打，身上帶著歷史的記憶和兩岸的傷痕；偶然精神來時，或爲我們講述一段段——遙不可及蒼涼的故事。

或許這就戰車停駐在歐厝的悲哀與啟思。以我出生的年紀與戰爭不遠，尙能體會上一代的歷史痕跡與戰爭的殘暴，也能略略了解這座曾是烽火的島嶼；這坦克是戰爭的武器、是戰爭的遺物，



更是戰爭與歲月的見證與時代的烙印。

七十年前共軍攻打金門，骨肉鬪牆，國共英靈，彼此雜沓埋骨金門，天地同悲；奈何政客邦人未以爲鑒，如今兩岸依然兵凶戰危。這作爲一個近代的「老戰場」，老戰車不再發聲，卻有警鐘之意；它既爲亡者發出悲憫之聲，也訴說著可哀可嘆之事。

停在海水裡的老戰車，是座沉思者的雕像。

節孝坊

◎鄧榮坤



新竹市楊氏節孝坊。

嘉慶二十四年，獲得閩浙總督董教增、臺灣府知府鄭佐廷……等人上報簽准建坊，興建於清道光四年（一八四四）的楊氏節孝坊，坐落於西大路與石坊街口，是新竹市現存最早的牌坊，也是臺灣地區第一個三層的牌坊，目前已列為新竹市文化資產，為這片土

地見證了那段艱辛而令人動容的歲月滄桑。

楊氏節孝坊所在之地，過去曾經是進城時必經的石坊街，清領時期，是熱絡的大街，因爲附近有淡水廳署的考棚、客棧，一直是台灣北部地區考生、商賈穿梭往來之地。隨著社會的變遷與街道的闢建，這條曾經人車喧囂的道路已逐漸冷寂。節孝坊上層爲雙龍環拱的聖旨，雕有「天旌節孝」四字，石坊有柱聯「苦雨淒風未悔當年九死，黃章紫誥共欽此節千秋」，是嘉慶二十四年時的舉人郭成金撰。竹塹丈史工作者洛紳說，由於楊居娘非顯要出身的節婦，當時由名人題刻的柱聯只有兩幅，所以，牌坊兩面的柱聯相同，這種現象在衆多牌坊中也是罕見的。

楊氏節孝坊由泉州白花崗石與青斗石所建造，雕工精美，手法細膩純熟，不僅是北臺灣第一座石坊，四柱三間三層的構築形式，也是臺灣牌坊三層形式的先例，牌坊上層爲雙龍環拱的聖旨牌，中層石匾寫著「天旌節孝」，下層石匾記載了她的節孝事蹟。之後，陸續於台灣各地出現的牌坊，也參考了它的樣貌與格局。關於楊氏節孝坊的興建，有一段感人的故事。洛紳說，據清朝欽定大清會典風教旌表例記載，建坊旌表的條件有——急公好義、樂善好施、節孝、五世同堂、夫妻同登耆壽以及兄弟同登百歲……等；而十七歲時，嫁給林熾爲妻，二十四歲時喪夫，四十五歲時去世的楊居娘，因未滿五十歲而一度被視為不符合資格，但因爲她守節二十一年，無怨無悔，茹苦含辛撫孤孝親，而獲准立牌坊紀念，亦是清領時期淡水廳署牌坊之典範。

金門夜遊記

◎幸運草

炎炎夏日，白天都躲在冷氣房閱讀、追劇等靜態活動避暑，等太陽下山了才敢出來活動，我們都成了夜行性動物。

難得放暑假了，帶著孩子們回金門度假，這天晚上，外子心血來潮的說，我們一起去夜遊。剛好大弟和姪女也回金門，大家跟著附和說：「好喔！」心動不如馬上行動，於是，我們開車前往小金門，沿途欣賞金門大橋夜景，閃爍的燈光，騎車夜遊的情侶，搖晃的大橋，是啊，這就是我的故鄉，熟悉的景物，熟悉的海風輕拂我的臉兒，彷彿大地的母親對我說：「孩子，歡迎你回來。」

離開金門大橋之後，我們開往慈湖的路線，慈湖的台階上站滿了遊客，原來大家都來觀賞金門大橋的夜景。每個人手上都拿著手機對著大橋不斷的錄影及拍照。看著大橋五光十色閃爍的變化，撲朔迷離間帶點夢幻，猶如仙女使用她的魔法棒盡興的表演。

遙望廣浩的蒼穹，羅列著星辰，今晚的星星格外清晰明亮的閃耀著，大兒子問：「北極星在哪裡呢？」小兒子說：「可惜阿公不在人世了，阿公對天文學最有研究了。」外子回應兒子的對話，看不懂的星座可以問爸爸，啊！可惜忘了帶指南針。這時，大舅舅從手機找出指南針，馬上找出北極星，並介紹北斗七星的方位。兒子們難得在金門清澈的天空，享受觀賞星星的快樂，今晚一遊可真是獲益良多。

接著，我們前往得月樓，跟著車子的導航，我們進入水頭的小聚落，問了路人，我們看到了古色古香的得月樓，大家爭相拍照，看誰的攝影技術最好。小兒子秀出最新的iphone14，有立體攝影鏡頭，拍出了得月樓美麗的倒影建築，大家拍手叫絕。小兒子突然大聲驚叫的跳到石橋上面：「有蟲爬到他的拖鞋上了！」大家哈哈大笑坐上車，準備前往下一個景點。沿路看到許多遊客排成一排夜遊，好像戒嚴時期夜行軍的景象，只是沒唱軍歌：「我愛中華！我愛中華！」接著，朝下一個目的地莒光樓。

哇！夜晚的莒光樓依然人山人海，停車格已停滿車輛，繞了一圈找不到車位，只好停在路邊，每次回金門都會到莒光樓逛逛，這次是夜遊莒光樓，感受自然不同，站在莒光樓的廣場，體驗不一樣的夜景氣氛。再帶著孩子們參觀胡璉將軍的介紹海報，了解胡璉將軍的英勇戰績與對金門的貢獻。站在莒光樓的頂樓遠眺金門大橋的美景，聽到遊客們對金門讚不絕口。我們拍了幾張莒光樓夜景與好友分享。

離開莒光樓，我們前往總兵署參觀，夜晚的總兵署燈光柔和，與白天參觀時渾然不同，街道上仍有不少遊客在逛街，購買金門特產，我們逛了一圈，停下脚步到飲料店買了冷飲，大吸一口冰茶飲，好舒暢！

我是金門戒嚴時期成長的小孩，以前夜晚的燈光會受到管制，如今燈火通明，我們都成了夜行俠，看到今日金門的繁榮與進步，我們應該好好珍惜這座美麗和平的金門島。

（稿費贈大同之家）

【小說連載】

秋月西沉

◎陳長慶

秋月厲聲地問：「是誰打開抽屜拿錢的？這些錢是我準備付批發商的貨款，怎麼一下子少了好幾千，叫我怎麼向人家交代。你們兩個是誰拿的？怎麼一下子拿那麼多，拿去做什麼，快一點說！」

兄弟倆四目相視不敢哼聲。

秋月見他倆不說，火氣更大，提高嗓門又問：「拿去做什麼，還不快說！」

天河眼見阿母的火氣愈來愈大，不得不隨便編一個謊言來應付，他說：「我們跟朋友吃飯喝酒，花掉的。」

秋月怒氣未消地說：「撒謊！吃飯喝酒用得著花那麼多錢嗎？如果不說實話，我今天跟你們沒完沒了！」

天清看了哥哥一眼，目睹阿母發那麼大的脾氣，不得不實說：「我們跟大頭賭10點半輸掉的。」

秋月訝異地說：「什麼？你們竟然到賭場去賭博，難道你們不知道大頭是賭場老千，專門設賭抽頭還詐賭，全村子的人有誰不知道他是有名的歹頭。你們兄弟倆不讀書我不勉強，但是長那麼大了，總得幫幫我的忙，或是找一份工作做，可是你們卻什麼事也不幹，每天四處遊蕩不打緊，竟然還到大頭賭場賭博，簡直是愈來愈不像話。我費盡心思，好不容易把你們養大，你們竟偷取我辛苦掙來的錢去賭博，你們這樣對嗎？對得起天、對得起地嗎？對得起你們的良心嗎？對得起我這個老大婆嗎？我怎麼會那麼歹命，真是白養了你們！」秋月說後竟傷心地嚎啕大哭。

（一二四）

